

花田

海飞 著

学林出版社



花雕

SHIBU

海飞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

数据

花雕/海飞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7

ISBN 7-80668-755-6

I. 花...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877 号

花 雕



作 者——海 飞

责任编辑——褚大为

封面题字——卢辅圣

绘 画——金国明

封面设计——范乐春

责任监制——田振军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25

字 数——17.3 万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755-6/I·210

定 价——16.0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2
1. 木桶里的青春	2
2. 生命拐弯的冬天	4
3. 抚摸一场婚姻	7
4. 被雪覆盖的片断	15
5. 两个女人的初遇	20
6. 向来路张望	26
 == 第二章	 36
1. 一大片的孤独	36
2. 一只烟蒂的飞灰	45
3. 我想要一坛花雕	51
4. 我们都是苦女人	57
 == 第三章	 64
1. 充满喷嚏的下午	64
2. 青花瓷瓶和寂寞旗袍	69
3. 一场雨淋醒一场女人的醉	76
4. 三粒红枣一个秘密	80
 == 第四章	 84
1. 两个女人的暗斗	84

2. 女人身上一场哭	89
3. 女人之间的斗争	91

第五章

1. 三个人在画室的光景	96
2. 春风沉醉的夜晚	101
3. 女人在风中的依恋	106
4. 野外像风一样的欲望	110
5. 身体在酒缸里苏醒	114

第六章

1. 在裁缝铺看到欲望火焰	122
2. 在台门里灌醉一个日本人	129
3. 一缸酒淹埋一条生命	136
4. 漂洋过海来看你	143
5. 小昌在花雕中沉醉	148

第七章

1. 稻草堆里的爱床	156
2. 你别和男人走得太近	162
3. 我们一起来画花雕吧	165
4. 裁缝铺里的变故	169
5. 欲望像一口深井	175

第八章

1. 别哭你是一个男人	180
-------------------	-----

2. 酒和女人都是最伤身体的	184
3. 藏书楼里的春光	188
4. 我不能和一个不爱我的女人私奔	195

== 第九章 202

1. 花青在清晨狂奔	202
2. 一场花雕酒中的阴谋	212
3. 哭声纪念旗袍女人和半个爱情	219
4. 女人之间也有爱情	223

== 第十章 230

1. 一场火造就一座废墟	230
2. 为宋祥东老爷善后	235
3. 和卞北方一起买醉	240
4. 一个结束还是另一个开始	248





第一章

1 木桶里的青春

花青把一只脚伸进温热的水中,然后另一只脚也伸进了水中,花青就把自己整个地伸进了一九四二年东浦镇的冬天。木桶是陈旧的,花青站在木桶的中间,像一棵从木桶中长出的白嫩的小笋。她缓缓地蹲下身去,变成了一只白白软软的蚕。而木桶是陈旧的茧,把花青包裹起来。水一点点漫上来,漫上她的大腿、屁股、小腹、胸部。它们传达的暖意像一根根会游动的针一样,先是扎着花青的每一寸肌肤,然后,像小虫一样钻进了她的皮肤,并且在花青的血液里奔跑。木桶里有了水流涌动的声音,很轻缓的,像从遥远的地方涌过来。花青把眼睛闭了起来,她突然觉得很累,是那种一动也不想再动的累。花青在一九四二年冬天里像安静睡着的一只蚕。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了娘手中握着一只木勺子,很轻地冲花青笑了一下。

娘是小巧的,是那种让人觉得没有力量的小巧,仿佛一阵风也可以把娘从这个世界上吹走。娘用手中的木勺往木桶里加着热水。热水们很欢快,它们叽里咕噜地大声说着话,像在

评说着花青皮肤的好坏。花青的手指掠过了自己的脖子、手臂，然后落在自己小而结实的胸前。娘仍然在往桶里添着水，添水就是添着一种温暖。娘的声音很轻巧地落了下来，明天你就是宋家的人了。娘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哭腔，是一种花青很不喜欢的声音。所以花青微闭着的双眼皱了皱眉头。她在往身上擻着水，她怕水温的冷去，她需要一种热长久地把她包裹，需要像一个子宫羊水里的婴儿那样睡得踏实。

花青后来站了起来。她站在木桶中央，有许多水纷纷从她的皮肤上跳了下来，跌入木桶里。花青看到娘的头发上有许多棉花的碎屑。娘的头发上一直都有棉花屑的，娘和爹一起乐此不疲地在一台小巧的轧棉机前工作，那是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一台小机器。爹的身上和头上也都是这种白色的碎屑，好像他们一家天生就与棉花有着某种缘分似的。花青喜欢听轧棉机单调的声音。爹颤巍巍地踩在踏板上，像一头蚂蚁爬上了某一根风中的稻草。花青总是坐在门前，听着轧棉机的声音，什么也不想，看着一些人捧着旧棉花胎来找爹加工。他们叫爹花老板，花青的心里就发笑。如果爹守着这台小机器也算老板的话，那么爹就是东浦镇上最小的老板。宋祥东才是老板，宋祥东有酒作坊有米行有酱园有大片的良田。和宋祥东比，爹是宋祥东梳头时不小心落下的一根头发，或者半根头发。

花青从木桶里走了出来，两条白白的长腿就落在了地上。娘为花青擦着水珠，娘细心地擦着花青身上的水珠。娘的眼睛里盛着一些内容，在黯淡的油灯的灯光下，娘分明看到了花青身上的皮肤呈现出的一种光泽。那是一种诱人的光，那种光是某个特定年龄段的女人才会有的。花青走到了她的床边，她掀开那床睡了多年的被子，钻了进去，缓慢而稳妥，像一条蛇钻回

自己的巢穴一样。明天要穿的，从里到外一身新的衣服，就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它们是明天花青的一层壳，花青要戴着这层壳上路。花青睁着黑亮的眼睛，她的睡意一点也没有，她的身体是温热的。爹的身影晃了晃进来了，爹其实在门外静候多时，爹的笑容里有一种讨好的味道。他不停地搓着手，好像感到很冷的样子。他和娘一起，站在花青的床前，他们是想和花青说几句告别的话。他们在想，说些什么。他们想了好久也没能想起来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娘的嘴唇吐出了一些音节。娘的嘴唇很薄，有人说薄嘴唇的女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是花青从来没有感觉到娘什么时候是刀子嘴了。她看到娘的嘴唇里跳下了一些音节，那些音节的意思是，女儿，你好好在宋家过你的日子。

花青想了想，笑了一下。她当然会在宋家好好过日子。现在，花青想睡了，她看了两个身上沾满棉花的人一眼说，我想睡了，你们出去吧。两个人愣了一下，他们没有想到花青会让他们离开。最后他们还是离开了，他们一前一后地离开了花青的床前。花青看到两个年纪不大的人的苍老的背影。此后那么长的安静的时间里，花青盯着那只木桶看，那里面还装着花青洗澡的水，它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冷却。一九四二年的冬天，花青知道屋外的风一定跑得很快。

2 生命拐弯的冬天

东浦是一个古老的小镇，青石板铺地，一条狭长的河像一根裤带一样扔在镇子上。河的两边是商铺，是一条什么样的吆

喝声都能听到的小街。河里游动着乌篷船，像一条条悄无声息的黑鱼一样，一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一下子又不见了。棉布店、汤团店、南货店、小宁波的裁缝铺、阿发剃头的剃头店等等，它们的姿态显得很从容，像一朵一直以来开在路边的花一样。而河以及河的支流，像一根根细小的血管，连着镇外的湖，连着镇外的河，连着镇外四通八达的水网。不远处就是一座闻名的水城，是一座被水浸泡着的古老城市绍兴。东浦还是酒乡，在镇子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里，你都能闻到酒的气息，这种气息会让一个外地人昏昏欲睡。

东浦，就在花青的目光中。花青站在船头，她一声不响地站在船头。一块盖在她头上的红头巾，被她悄悄揭下了。天有些灰暗，是那种暮气沉沉的灰暗，会让人的心情感到压抑。花青站在船头看着两边的街景，她看到了一群大雁在头顶上飞过。冬天，总是有这样的鸟不知疲倦地奔来奔去，就像花青昨夜在木桶里寻找温暖的水一样，寻找着温暖。花青的目光也变成了一只大雁，它飞起来，飞到了东浦镇的上空。它看到了站在家门口的爹和娘，他们的脚踏轧棉机停止了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难得地站在了一堆安静中。他们看着自己的女儿在家门口上船，看着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十八年的女儿突然变成了宋家的人，看着女儿登船。女儿没有回头，一直都没有。这让他们很伤心，小巧的娘还颤颤地站在风中哭出了细碎的声音。爹因为冷的缘故，缩着脖子，清水鼻涕也从鼻孔里钻了出来。爹和娘的表现让花青很不满意，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懒得说。

花青没有嫁妆。除了她的好岁月好相貌好身段好皮肤，就什么也没有了。花青的目光再抬了抬，她看到了宋家院子里的热闹场面，宰鸡杀鸭，院子里弥漫着热气。宋祥东的脸上露出

了笑容，太太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们在等待着花青的到来。花青的目光有些疲倦了，大雁不知疲倦，但是花青的目光疲倦了。她把目光从天空中收回来的时候，突然想，我是不是有三只眼睛，是不是还有一只长在额头上的眼睛。她闭了闭眼睛，几家商铺就一闪而过。她再闭了闭眼睛，又几家商铺一闪而过。摇船的船工戴着乌毡，看到花青朝他看时，他咧嘴笑了笑。他的牙齿是黄而黑的，小胡子上还残留着中午贪吃黄酒的痕迹。他的眼角挂着饱满的眼屎，他的身体是健硕的，那与他长期地摇船有关。船工脚踩着橹，手摇着橹，他单调的动作让一条乌篷快速前行。对于乌篷来说，一个水乡小镇算得了什么，它能在瞬间跑遍小镇的角落，把小镇冲撞得支离破碎。

花青在嫁人的路上。船工的脸上呈现出讨好的笑容，他对花青说，你坐下来吧，你坐到舱里，舱里暖和。这时候花青又抬头看了一下天，天阴沉沉的。花青听话地回到了舱里，她不能一路招摇着站在船头的，她要把一块红布盖在头上，让人搀扶着下船，那才像一个嫁人的样子。然后，她的后半生将和一座宋家的台门有关，和一个姓宋的男人有关。花青坐回到舱里，她把背靠在竹编的篷壁上。她的手指轻轻触摸着篷壁，篷壁传达着一种凉意。这时候她听到了头顶上传来的窸窣窸窣的声音，密集地响起来。她把头探出舱外，有几粒小巧的雪子落在了她的脸上，有些微的麻麻的感觉。花青的心情突然之间愉悦起来，好像是一直以来都在等待着一场雪的降临似的。她突然想起了爹和娘，会不会还傻傻地站在门口，望着家门口河埠头那条狭长如沟的河发呆。

船工缩着脖子，他说下雪了。花青没有搭话，花青想我又不是不知道下雪了。雪子越落越大，在乌篷船的篷顶响着，像



炒豆的声音。花青听着船边的水声，她突然想唱一首歌，但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唱，她只是有了唱歌的欲望而已。没多久，花青看到了舱外有零星的大朵的雪花，夹杂在雪子中，飘落下来，像仙女下凡。花青再一次站到了舱外，她直直地站在船头，有雪落入了她的脖子里，很快化为水，化为一种凉意。花青的身子颤动了一下，她莫名地感受着这种凉凉的快感。一个小镇的冬天，让花青的生命拐弯的冬天，落了一场雪。

船到宋家的时候，花青已经坐回了舱里，并且早早地盖上了红头巾。但是她还是掀起头巾的一角，看到埠头上站着的许多人。那些都是宋家出来迎亲的人，今天他们的脸上集体洋溢着笑容，他们的心情也因为有一个漂亮女人的到来，因为有一场丰盛的喜宴，而变得愉悦。他们表情生动，笑容像春风，咧着嘴巴，等待着花青走下船头。花青看到一个站满人的普通码头，一点一点向自己扑过来，越来越近。花青重又盖好红头巾，红头巾遮住双眼，她只看到一片红光。然后，就在她放下红头巾的瞬间，一个黄昏被鞭炮声撕破，像一双巨大的手撕开一件衣裳。

3 抚摸一场婚姻

花青觉得乌篷晃了晃，有人跳上了船。然后花青被人扶了起来，那是一双粗糙的女人的手，隔着衣服花青也能感觉到。鞭炮爆炸后发出的难闻的气味，让花青的喉咙有些发痒。她下船，她踏上埠头的台阶，她被人簇拥着。扶着花青的是顺利嬷嬷，花青猜想那是一个肥胖的脸上有着厚重肥肉的女人。花青

没有看到的是，白色的纷纷扬扬的雪越下越大了，这些雪让花青身上穿着的红袄格外艳丽，像一团火一样。仍然有一些雪钻进花青的脖子，它们在花青的后背化成冰凉的水。并且在化成水的过程中，格格地笑着。

花青想，这儿是一个台阶；花青想，这儿是一条弄堂；花青想，这儿是一个破旧的台门；花青想，这儿就快要到宋家台门了。花青在顺利嬷嬷的搀扶下迈了许多级台阶，然后鞭炮再一次响了起来，有一只鞭炮还在花青的耳边爆响了，让她的耳膜都被震得发出了嗡嗡嗡的声音。花青还想，一定有许多人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因为她的身子忽然热了一热，那一定是大家都在看着她，都在看赫赫有名的有钱人宋祥东，娶回来的三姨太是什么样子的？

花青的记忆有了暂时的缺失，她记不起来顺利嬷嬷牵着她的手，经过了哪几道婚礼的程序。在经历了许多的嘈杂声以后，她的红头巾被掀开了。她看到了宋祥东，一个白白的长着几根稀疏胡子的中年人，一双很小的眼睛。她还看到了太太，稍稍有些发福的有钱人家的女人。看到了二姨太，一个长得很好的，不太看得到脸上笑容的女人。不过，这个时候花青还不知道她就是二姨太，花青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看着顺眼。花青还看到了许多来喝喜酒的人，穿着盛装，脸上油光光的，他们放开肚皮吃着东西。花青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她记得她在太太面前跪了下来，太太封给她一只红包。太太笑起来的时候，有许多皱纹堆在了眼角。太太把红包放在她的手心里，两只手合拢来，握住她的一只手。她的手本来是冰冷的，但是太太的手让她感到了温暖。太太的手是多肉的皮肤细腻的手，和她经常在家洗衣做饭的手是不一样的。

的。太太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花青的手背，让花青突然觉得，太太多像她的亲人，像她一直渴望有的那个母亲。而不是那个小巧的只会轧棉花的娘。

很长的时间里，花青都在嘈杂声中度过。许多穿西装或穿着绸衫的男人走到宋祥东身边，或低语或大笑，像是在对花青品头论足。花青笑不出来，她一个人坐在桌边，睁着黑而亮的眼睛看着大家吃菜。她没有吃东西，但是她好像吃了好多东西似的，觉得已经很饱了。这个热闹的夜晚，红灯笼亮了起来，许多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骚动的红色。花青无事可做，花青开始想一些东西，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八岁的冬天，她不小心落入河中，有个年轻人救起了她，年轻人被冻得牙齿都格格响着。娘从年轻人手里领回了她，却没有向那个年轻人道一声谢，这让花青对娘有了一种憎恨。她曾经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那个年轻人，年轻人露出了凄惨的笑容。花青还突然想到了胡运，那个高高大大的，穿着的衣服明显偏小的木匠胡运。

胡运很穷，却是一个优秀的木匠。他总是帮着别人做一件件的家具，自己家却始终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胡运比花青都两岁，他帮花青家做过一张八仙桌。花青经常看着他做工时的模样，他很腼腆，说话前一定会先红一下脸，这令花青感到有趣。有一次花青还拧了一下胡运的脸，这让胡运的脸一下子像一块红布一样。胡运像一个孩子。花青有一天说，胡运，我漂亮吗。胡运说，你漂亮。花青说，你喜欢吗。胡运就没有再说话，认真地刨着一块木头。后来花青笑了，说胡运，你把一块木头差点刨成一块皮了。胡运愣了一下，也笑了起来。

胡运和花青相处了两年。他们的相处只是在河埠头站站，夜晚的时候，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街上走走。胡运不太会说

话，这令花青感到乏味。一个晚上，在一条狭小的弄堂里，胡运把花青推到墙边，然后自己的身子也贴了上来。胡运把花青贴得喘不过气来。花青大口喘气的时候，还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胡运用他的身体说着话，他身体的局部，都有着蠢蠢欲动的意向，蹭着花青擦着花青，令花青感到兴奋愉悦而好奇。一双木匠特有的毛糙的手，在花青的身上奔走，是一种胡乱的不得要领的奔走。这让花青感到难受。过了一会儿，花青静了下来，她突然觉得乏味。她轻轻地拍着胡运的背，终于使胡运也渐渐安静下来。胡运放开了她，愣愣地站在那里。花青用黑亮的眼睛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花青离开了。花青走得很缓慢，一步一步走出那条黑暗中的小巷，她把胡运一个人抛在黑暗中。花青的心里还是笑了一下；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花青和胡运相处的两年中，花青认为最激情的一次。胡运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让花青渐渐变得不愿意再和他交往。有一天花青和胡运站在很小的一座桥上，那是一座东浦常见的石桥。他们面对面站着，身子倚在桥栏上。他们都看到风从他们的身边钻了过去，在河面上轻轻跳跃。

花青说，胡运我给你讲个事。

胡运搓了搓双手说，你讲吧，我听着。

花青说，胡运你为什么老是搓着手，又不是冬天，你搓什么手。

胡运讪讪地笑了说，好的我不搓手了。

但是胡运仍然不停地搓着手。

花青说，有一个女子她在河埠头洗青菜。

胡运说，洗青菜怎么啦，要吃青菜当然要洗青菜的。

花青白了胡运一眼说，你听我说完不行吗，你为什么要打

断我。

然后胡运听完了花青讲的这个事。一个女子经常在河埠头洗青菜，其实她不光洗青菜，她洗衣服，淘米，洗被单，洗所有家里需要洗的东西。但是，那次女子洗的是青菜。她把一棵棵青菜的叶片扳下来，她听到了青菜的四肢离开身体时发出的痛苦喊叫。她把青菜整齐地放在小而干净的竹篮子里，像一群排得整整齐齐睡着了的孩子的孩子。那个时候她的心情很好，所以她哼了歌。哼的什么歌，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她只记得那天有一个人站在了石桥上，那是一个男人，男人是偶尔经过这座桥的。男人听到歌声就站在桥上听，一听两听就不想走了，像一座桥上突然长出一棵小树一样。男人站在不高的桥上，用目光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将她罩住。男人看到了女子腰部露出一小片皮肤，那是白而细腻的皮肤，月牙形的皮肤，容易使人产生联想。男人看着女子浸在水中的双手，那双手从水里起来，像一条突然从河里一跃而起的白鱼。那双手又浸入水中，一棵鲜嫩的青菜被手撕开了，流淌着看不见的鲜血。男人看着女人的长发，那是乌亮的年轻的长发。看着女人圆润的肩，在轻微的动作。看着结实的背，纤细的腰，还有因为蹲着的缘故，而显得浑圆如一只桃子的屁股。这个女子在河边用身体一不小心勾勒出一一种完美的线条，令一个男人站在桥上发了很久的呆。男人看到女子的屁股，像一只大肚细腰的花瓶。男人喜欢上了这只花瓶。

女子离开河埠的时候，抬眼看到了桥上的男人。女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想到刚才一定有许多目光争先恐后地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她下意识地用一双湿手拉了拉衣服的下摆。然后她把一条河沟抛在身后，拎着一小篮子的青菜离开了埠头。男